

群众演唱丛刊



B3735/17

增文周請三

(新故事)

王慧芹等

北

群众演唱丛刊

三請周文增

(新故事)

王慧芹等

北京出版社

1964年

群众演唱丛刊 三請國文增（新故事）

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
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 編
北京群众艺术馆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）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

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张：14/16·字数：15,000

1964年5月第1版 196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T 10071·738

定价：(5) 0.08元

編者的話

我們为了滿足农村公社社員、厂矿职工和广大青年开展业余文艺活动的需要，配合社会主义、集体主义、爱国主义教育，起到推动生产、鼓舞劳动热情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的作用，选編了这套群众演唱丛刊。包括有小型戏剧（話剧、評剧、歌剧），曲艺（唱詞、相声、快板），歌曲和革命斗争故事等演唱材料。內容以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現实生活为主，同时也适当地編选一些革命历史題材的节目。根据作品的不同形式分別单独或汇集成冊，陸續出版。編选的作品力求做到短小精悍、生动活泼、方便演出。欢迎业余或专业文艺团体采用，并可作为通俗文艺讀物閱讀。我們殷切地希望专业和业余作者給予支持和帮助，更希望广大讀者提出意見和要求，帮助我們改进工作，以便能夠更好地为群众服务。

1963 年 9 月

目 录

三請周文增.....	王慧芹 (1)
新“画中人”.....	申跃增 (9)
过客.....	崔道怡 (16)

三請周文增

王 慧 芹

鐵路上有個鳳凰山機務段，鳳凰山機務段有個305號機車包車組。這是個全國揚名的先進小組，曾經出席過全國群英會。他們駕駛的機車，拉的多，跑的快，又安全，又節約，生產任務是月月超額、年年超額。真是，提起305，人人都翹大拇哥。可是，就在這近兩個月來，却也出現了一件令人心焦之事，那就是節煤計劃完成得不好。以前，每個月他們都能節煤四五十噸；這兩個月，忽然大幅度地下降，每個月只能節約四五噸了。

俗話說：水有源頭樹有根。原來，這鳳凰山機務段的機車，幾年來都是燒的口泉煤，近兩個月，忽然換成了開灤煤。這費煤難道跟調換煤種還有關係？有。常言道：會彈拉的不一定會唱，會使刀的不一定會使槍。鳳凰山機務段的機車乘務員燒慣了口泉煤，開灤煤新來乍到，不是煤不好，主要是摸不透它的脾性！真是，台台機車費煤，人人都喊够噲。可是，有一次，扳道員把305號機車領到有口泉煤的煤台旁，司機長柴國興却又把機車轟隆隆地開到了存放開灤煤的煤台旁。副司機小劉有點不高興，咕嘟着嘴說：“柴司機長，你這是怎麼啦，怕上了口泉煤省的煤多是怎么的？”柴國興說：“千斤担子咱們挑，把口泉煤讓給兄弟組吧。”小劉說：“那咱們今年的節煤計劃就甭衝着完成了。”柴國興嘿嘿地樂了，說：“小伙子，別泄氣呀，世界上沒有攻不破的堡壘！”

話雖這麼說，燒開灤煤的第一個月，305號的節煤成績就

下降了百分之九十。小刘又嘟囔开了：“你瞧是不是，你瞧是不是！”柴国兴沒說話。他这人有个脾气，話一少了，就是在琢磨事了。这些天，跑車时，他跟大家研究烧开灤煤的方法；走路时，他跟人談論烧开灤煤的方法；吃飯时，还是离不开开灤煤。吃着飯，爱人問他：“米飯硬不硬？”他回答：“嗯，这开灤煤就是末太多。”爱人噗哧一声笑了，說：“你呀，給你盛碗开灤煤，你也許把它吃了。”

干了两个月，費了不少心思，还没有什么进展。柴国兴看着那本米是應該節約下来的煤，一锹一锹投进炉里烧成了灰，心焦似油煎，坐不穩，睡不安。

这一天，柴国兴忽然高高兴兴地回到305号机車上，笑咪咪地向大家宣布：“嘿！好消息！好消息！”大家一时摸不着头脑：什么好消息呀？柴国兴像揭示一件重大的秘密似地說：“我打听到了一位烧开灤煤的焚火能手！”說完这句话，他的嘴就乐得张开合不住了。原来，距离凤凰山机务段二百四十五里地外的远坪机务段，从前也跟凤凰山机务段一样，烧的是口泉煤。半年前，那个机务段突然一下子都换烧开灤煤，弄得人人抓瞎，車車費煤。当时，只有一台机車节煤很多。原因是这台車上担当烧火的副司机周文增，从前曾經烧过开灤煤，而且焚火技术很高。段领导便把他調做焚火指导，派他到各台机車上去传授烧开灤煤的方法。几个月后，大有收效，一台台机車的节煤成績又恢复到原来水平。柴国兴又說：“正好，咱們車是跑远坪站的。到那儿停留的时间，咱去向这位焚火能手取取‘經’。”大家一听，那还不乐，副司机小刘一边乐一边指着柴国兴說：“你真不愧是‘順耳风’。”“順耳风”是柴国兴的綽号。他这个人的特点是見先进就学，就像是长着一副順风的耳朵，哪儿出現了什么新的先进人物或者先进經驗，休想瞞得过他。他

肚子里就像装着一本帐，全国百十来台先进機車，他不但能把車号絲毫不差地背下来，而且能說出每台車司机长的名字，和每台車的特点以及都有哪些方面的先进經驗。

第二天，305号機車担当任务到了远坪站。副司机小刘和司炉小张要留下給機車加煤、加水、浇油、清炉，做准备工作，就推举司机长柴国兴去請焚火能手周文增。

这时正值冬至前后，昼短夜长。下午五点钟，天色便暗了下来。車站上升起濛濛的烟雾，五光十色的信号灯閃閃烁烁，显得更加鮮艳；一台台的機車，响着噹噹的警钟声、鳴鳴的汽笛声，随着信号灯光的变换，轰隆轰隆地像穿梭般来往，好不熱鬧。柴国兴請入心切，无心观赏这令人振奋的景色，躲过一台又一台从身边駛过的機車，跨过一条又一条蛛网般的铁道。他剛要从一台機車旁繞过去，忽听得司机室內不断响起毗喇毗喇的炉門开閉声，和沙沙沙的铁鍬鏟煤声，一道道紅光从司机室的門窗里閃射出来。就在这时，忽听有人說：“烧开灑煤，不能这样往炉里添……”柴国兴听到“开灑煤”三个字，馬上停住了脚步，不由地返回身来，不由地用手抓住機車手把杆，一纵身就跳上了司机室。

司机室內，站着两个人。右边挨着炉門那位小个子，两手紧握铁鍬，正做出一个投煤的姿势，扭脸問站在左边的那位大个子：“周师傅，您瞧这回对不对？”柴国兴听得“周师傅”，心里乐开了花，忙上前拉住大个子的手，說：“哎呀！你就是那有名的焚火能手周文增！”

这个大个子正在司机室內和自己的伙伴研究烧火方法，猛然見闖进一位四十多岁的人来，一下子愣住了，結結巴巴地說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柴国兴見到了自己要請的人，心里正在高兴，顾不上听对方說話，一股劲地搖动着对方的手說下去。

“哎，老周，这开灤煤可真把我們整苦了，好不容易才打听到了你这位焚火能手。小組选我做代表，請你到車上传技术。”大个子漲紅了脸，急忙分辯：“我，我不是……”柴国兴沒等对方說完，急忙接上去說：“別謙虛，焚火能手这称号是大家送你的，你不承认也不行。走吧，我們車在这儿只停两个多钟头，時間宝贵呀。”柴国兴說着拉住大个子就要下車。大个子急忙分辯：“我，我不是周文增；我叫周亮。我們正在练烧開灤煤。”柴国兴这才明白是认錯人了，連忙抱歉地說：“瞧我这莽撞劲！对不起，你們还接着练吧。”說完話，他可沒走，只是退到一旁，要看看他們是怎么个练法，既然上了車，就得学点东西。这时右边那位說：“周师傅，你投两锹，我看看。”周亮接过鉄锹，就往炉里沙沙地投起煤来，只見他前三锹，后三锹，左三锹，右三锹，一把锹圍着他的身子忽忽飞舞，恰似开出了无数朵花儿。柴国兴看得入了迷，像有一根綫把一双眼睛拴在了那飞舞的鉄锹上，鉄锹飞到哪里，他那眼睛跟到哪里。瞧着瞧着，不觉脫口高喊：“好！”周亮的鉄锹便忽地收住了，說：“我这是初学乍练，投不好。”柴国兴沒顺上說話，急忙走到炉門跟前，打开一瞧，啊，那煤洒得跟冬天下雪一般均匀，火苗儿忽忽地向上窜；不由地又喊了一声：“好！”他轉过身来，搓着一双手，說：“老周，我能不能投两锹练练，請你指点指点？”說着便要过鉄锹练起来。开始，周亮不好意思說什么，他便投一锹問一問。由于他年岁大了点，又不經常担当焚火作业（焚火作业是由副司机、司炉担当的），练了一会儿，便出了一身汗。

柴国兴擦擦汗，又一把将周亮拉到司机座子上，让他坐下。“老周，还得請你介紹一下开灤煤的特性和在不同情况下的焚火方法。”說着，便拿出个笔记本。周亮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說：“你坐着記，我站着說。”柴国兴一伸手又把周亮按在座

位上，說：“咱們都是乘務員，不客氣，你就說吧。”周亮見對方這樣誠心誠意向自己請教，便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。柴國興越聽興趣越濃，不一會兒，筆記本上便記滿了好幾頁。聽到周亮說：“燒開灑煤，往煤上灑水是個重要關鍵……”他停住手中的筆，有些不明白地問：“老周，你等等，這往煤上灑水還有學問？”周亮說：“是呀，跟口泉煤不一樣。”柴國興把周亮從座位上拉起來說：“走，咱們到煤斗上去，一邊干一邊說。”說着，兩個人上了煤斗。柴國興說：“老周，你說吧。你怎么說我怎么干。”周亮說：“這開灑煤末多，往上灑水滲不下去，必須在灑水前先去煤上扎幾個眼。”柴國興學完了灑水法，不禁贊嘆道：“老周，你這些絕招兒是怎么想出來的？”周亮笑着說：“這哪是我想出來的，都是跟周文增周師傅學的。”一提起周文增，柴國興才忽然想起，自己還有個請周文增的任務呢。急忙掏出表來一看，哎呀，305 號開車的時間快到了，只好惋惜地望一望機務段，雙手緊緊握住周亮的手，連聲道謝，急急忙忙返回機車去了。

305 號的兩位伙計見柴國興沒把周文增請來，不免有些抱怨。可是見他也帶回來一些好經驗，也還覺得滿意，只不過囑咐司機長下次一定要把周文增給請來。

過了幾天，他們又到了遠坪站。柴國興第二次去請周文增。他走盡了車站一條又一條的鐵道，來到了機務段的後門口。忽然，一台機車吸引住了他。這是多么漂亮的一台機車啊！只見它渾身上下黑油油地發亮，一塵不染；機車鍋爐上的三道大銅箍，像三面明亮的鏡子，在太陽光下，放射出金色的耀眼光輝。柴國興是個機車迷，一瞧見這麼漂亮的機車，就像一塊鐵碰到了磁石，那兩條腿不由地走到機車跟前，圍着機車轉起來。他一邊圍着機車轉，嘴里一邊連連發出嘖嘖的贊嘆聲。正

在这时，突然有人向他招呼：“哟！这不是柴司机长吗！欢迎，欢迎！”柴国兴回转身去，只见面前立定一个人，看年纪三十左右，看打扮准是这台车的司机，就是不知道叫什么。柴国兴也并不觉得奇怪，因为305号机车包车组是有名的先进小组，柴国兴经常被请到各地做报告，许多人都认识他，他却不认识人家。柴国兴上前握住司机的手，用钦佩的口气说：“嘿！这车真够意思！你们是怎么打整的，简直比一朵花还漂亮！”司机说：“这还只是个表面，跟你们车比起来，就差得远了。走，到我们司机室坐会儿。”对方非常热情，柴国兴也不推辞，相跟着上了司机室。

柴国兴像上了自己车那么随便。一下子坐在司机座上，握住闸把就唰——地撂了一把闸。他听着那有节奏的排气声，喜爱地说：“多灵的闸！”司机站在旁边说：“就是车跑起来不灵便，拐弯时犯犊，你给瞧瞧是怎么回事。”柴国兴笑咪咪地说：“来，咱们研究研究。”说着，便拉开汽门，开着车来回跑了两趟。车在轨道上轰隆隆地跑着，他的手握住汽门手把，就像他自己的神经延长到了机车的各个部位，又像是一位老中医摸住了病人的脉搏，机车各部位的变化，他都感觉到了。他听到车走起来，底下有吱吱嘎嘎的响声，便说：“你听见了吧，毛病可能就出在那响声上；走，咱们下去看看。”

机车底下的毛病必须钻到车底下才能找到。在普通的铁道上，人是钻不进车底下去的，只有把车开到特为检查机车底部用的地沟上，才能钻得进去。现在，车是停在一个地沟上了，可这是个报废了的地沟，里边积满了一沟冰水。柴国兴看看附近又没有第二条地沟，伸腿就跳了进去。司机在后边一把没拉住他，着急地喊：“有水！有水！”柴国兴漫不经心地：“没关系。”猫下腰来就往车底下钻。无奈这条废地沟年久失修，里边

积集了不少炉灰，把腰弯成了九十度还是钻不进去。柴国兴索性把两腿跪下来，两手拄着地嘩啦嘩啦地趟着冰水往里爬。司机更着急了，跺着脚喊：“柴司机长，你快上来，让我进去检查！”柴国兴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谁进来还不是一样。”说着话，叮叮噹噹的锤子声已在车底下响起来。司机也跟着钻进来。两个人用锤子叮叮噹噹地敲打，在冰水里跪了半个钟头，也没把毛病找出来。柴国兴又抬起脚来，蹬住个拉杆，钻到车架子上边去。车架子上边布满了横七竖八的零件，地方狭窄，柴国兴长得胖，只能偏着身子挤兑着侧卧在那里，呼呼地直喘粗气，额角上沁出了汗水。他一边喘气一边冲着司机说：“你上去再开着车来回走上两趟，我蹲在这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司机过意不去，提出自己钻车架子，让柴国兴去开车。柴国兴咳了一声说：“谁钻车架子不是一样。”那司机无法，只说了句：“柴司机长，你可把牢啊！”便钻出地沟开车去了。

机车来回走了两趟，柴国兴就把毛病找出来了，是机车从轴中心销缺油。他钻出地沟，喘了喘气，跺了跺脚上的泥水，抖了抖被汗水和泥水粘在身上的衣服，就见车站扳道员晃着红色信号旗，一边向这里跑一边喊着催686号去车站挂车，看来任务很急。柴国兴顾不得再上司机室，站在车下把机车的病根告诉了司机。司机说：“瞧这巧劲，也不能请你上车烤烤了。”柴国兴摇摇手说：“快走吧，完成任务要紧。”司机说了声“谢谢”，开着机车轰隆隆地走了。这时，铁路工厂十二点下班的汽笛鸣地一声拉响，他才蓦地想起去请焚火能手周文增的事，扭转身急往机务段走。没迈两步，忽又想起，305号返回凤凰山的开车时间不是又快到了吗，又急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快步向车站走去。

这二请周文增，还是没请来。

305 号機車第三次来到远坪站。柴国兴第三次去請周文增。临走时，副司机小刘跟柴国兴开玩笑地說：“这次要再請不来周文增，就把你的代表資格給罢免了。”柴国兴說：“放心，这次一定請来。”

柴国兴到了机务段技术室，說明来意。技术主任說：“周文增已不做焚火指导，前些日子調到运轉車間当司机去了。”柴国兴又找到运轉車間。运轉主任說：“好，你等一等，我去看看他在不在段上。”大約过了十分钟時間，房門吱扭一声开了，运轉主任領着一个人走进来。来人不是別个，正是 686 号機車司机。他一进門就热情地招呼：“柴司机长，你好！”柴国兴急忙迎上前去握住对方的手，心中不免暗自思忖：看来，周文增是沒在段上，这三請又要落空了。这位司机大概是听說自己来到段上，特意跑来看望的；也許是又有什么技术問題要跟自己研究吧。那也好，既然請不到人，能帮助別人出点力也好。运轉主任在旁边說：“原来你們已經認識了。”柴国兴說：“認識，認識。”說完這句話才想起自己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，便又說：“認識是認識，就是还不知道这位同志叫什么。”运轉主任哈哈一笑，說：“他就叫周文增。”柴国兴自己也乐了，用手一拍周文增的肩膀說：“嘿，鬧了半天，你就是焚火能手啊！”

新“画中人”

申跃增

郭萃是生产准备車間的氧气工，又是車間的团支部書記。这天，她开会回来，看見青年工人张大虎手忙脚乱地拍打棉袄，忙走近前去細看，見张大虎的棉袄被火烧了个大窟窿，就說：“大虎，棉袄烧啦？”

大虎把嘴一咧說：“嘿嘿，旧棉袄，烧就烧唄。”

“脫下来，我給你补补。”

“哎。甭啦，不值一补啦。”

郭萃見大虎拒絕，也沒再說什么，就自个儿紧张地干活去了。下了班以后，张大虎脫下棉袄，往墙上一挂，一溜烟似地跑到俱乐部去看电影。郭萃写完团支部工作總結，时钟已經敲过九点了，她从車間办公室出来，走到杂項工段一看，見大虎那件破棉袄还在墙上挂着，便輕輕地摘下来，抱回家去了。

这天晚上，郭萃一直补了半夜，才把大虎的棉袄补好。第二天早晨，天剛蒙蒙亮，她就来到車間，先把大虎的棉袄挂在原来的地方，又把大虎的火炉升着，然后才忙着做自己的生产准备工作。

张大虎来到車間一看，見火炉已經升着了，鉄也烧紅了，感到奇怪：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誰来的这么早呢？当他穿上棉袄时，又愣住了，穿上又脫下来，脫下来又穿上，翻过来掉过去，看了又看，瞧了又瞧，心里非常納悶儿。他想：是誰穿錯棉袄了？便大声喊起来：“誰穿錯棉袄了——唉！”沒有一人回答。

他又仔細一看，这棉袄是自己的嘛！誰給我补好了呢？莫非是誰补錯了？这时，老师傅和青年小伙子們都来了，大虎說：“哎，你們知道这棉袄是誰給我补的嗎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这时万事通出来說：“我看看，看这活茬儿，像你老姨补的。”

张大虎說：“你这小子淨开玩笑，我媽就姐妹一个，哪来的老姨？”

万事通說：“是你自己补的？”

大虎着急地說：“我补我还找补的人？昨天晚上下班以后，我就把这破棉袄挂在这儿了，今天早晨来了一穿，破棉袄补好了。”

大伙儿一听，真是又惊又喜又納悶儿，都說：“有这事！……”

万事通挤过来說：“大虎，我問你：昨天晚上下班以后，你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看电影去啦。”

“演的什么片子？”

“《画中人》。”

“着哇，說不定就是那画中人給你补的！”万事通这么一說，把大家都逗笑了。

张大虎紅着脸急忙說：“你別开玩笑，那是神話故事……”

万事通說：“要不就是哪位姑娘爱上你了，先从生活上关心关心你。”

这时候，有个老师傅走过来，慢条斯理地說：“万事通，你別这么說。前几天我的衣服也不知是誰給洗干淨补好了，要

說这人爱他，莫非我这四十多岁的老头子也有人爱上了？”老师傅这一句話，又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。

这时，忽然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別斗嘴了——唉！鉄都烧化了。”大家才散开了。

这一句喊声也提醒了张大虎：莫非补衣的人也就是給我們升火炉的人？对，得把这事情搞清楚。

第二天早晨，张大虎来得分外早，可是他刚一踏进工段时，看見炉子早已冒起烟来了。他想：这到底是誰呢？我得等等他。他等了好大工夫也沒見人来，急的就各处找开了。

他走到办公室，看見勤务員张老头儿正在扫地。大虎心里想，这事一定是张老头儿办的。

提起张老头儿，真是人人尊敬。他已經六十二岁了，还滿有精神，退休后，在家呆不住，就到准备車間来当勤务員。他每天准五点钟起床，走到車間先抽一袋烟，然后把茶炉升着，再到办公室揮桌子、擦窗台、扫地、洒水。办公室的人来时，他早就收拾得干干淨淨的了。接着，扫街、取文件。十点钟，他把信、报纸取回来，然后把信一封封送到工友手中。有一次，有个工友得了病，他跑了八里地，把信送到了工友家。前几天，工友們訂行动計劃，小组长說：“老张头，大伙儿都說了，你訂什么呀？也說說吧。”

张老头想了想，慢条斯理地說：“我就訂一条：每天早来，把屋子收拾好，絕不影响同志們的工作。”

“你这是訂半年的呀，还是一年的呀？”

“我这个說出来就是长的。”

“多长呀？”

“这一世吧。”

他办的好事多极了，該他办的他办，不該他办的他也办，

誰也不知道他究竟辦了多少好事。你想，大虎怎麼會不懷疑是他呢？

張大虎為了把這事弄清楚，就問張老头兒說：“張師傅，你來的真早，幫我們干了不少事。”

“不能這麼說，都是為生產嘛。”

張大虎一听有門兒，就高興地問：“火爐是你給升着的？”

張老头“嗯！”了一聲。

大虎这下可樂壞了，急忙握住張老头的手說：“張師傅，我謝謝你啦……”

張老头說：“干嘛這樣，應當干的事嘛。”

張大虎听了這話，急忙跑到小組，見了工友們，把剛才了解的情況，一五一十地給大家一說，大伙兒都來感謝張師傅。

張老头兒心里納悶兒：今天是怎么啦？這里邊一定還有什麼事。便問道：“你們這是怎么啦？”

萬事通說：“你關心人，為大虎補衣裳，為我們提前升好了火爐，做好了生產前的准备工作，我們非常感謝你，要向你學習。”

老头兒搖著頭說：“那不是我，那不是我。”

萬事通說：“張師傅，我看你就甭客氣了。”

大虎說：“剛才不是你說的嗎，你升的火爐？”

老头兒說：“我說的是燒開水的火爐。”張老头這麼一說，大伙兒瞪著眼，接著又都笑了。

鬧了一場誤會，要找的人還是沒有找到，大虎越想越感到可笑。當他剛走到火爐旁，準備開始工作時，忽然看見一旁的木墩上放著個書包。大虎走過去，拿起書包掏書一看，見是兩本毛主席著作，《關心群眾生活，注意工作方法》和《為人民服務》，書皮上寫著“趙秀英”的名字。大虎这回可樂了，說：“这回